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珍藏版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ZHU ZHENCANGBAN



鲁迅

经典作品集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鲁迅经典作品集

鲁迅 著

张四季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鲁迅经典作品集/鲁迅著 -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 12

ISBN 7-5387-1391-5

I. 鲁… II. 鲁… III. 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502 号

鲁迅经典作品集

作 者: 鲁迅 著

责任编辑: 张四季

责任校对: 文 欢

装帧设计: 杨 群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新艺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530 千字

印 张: 18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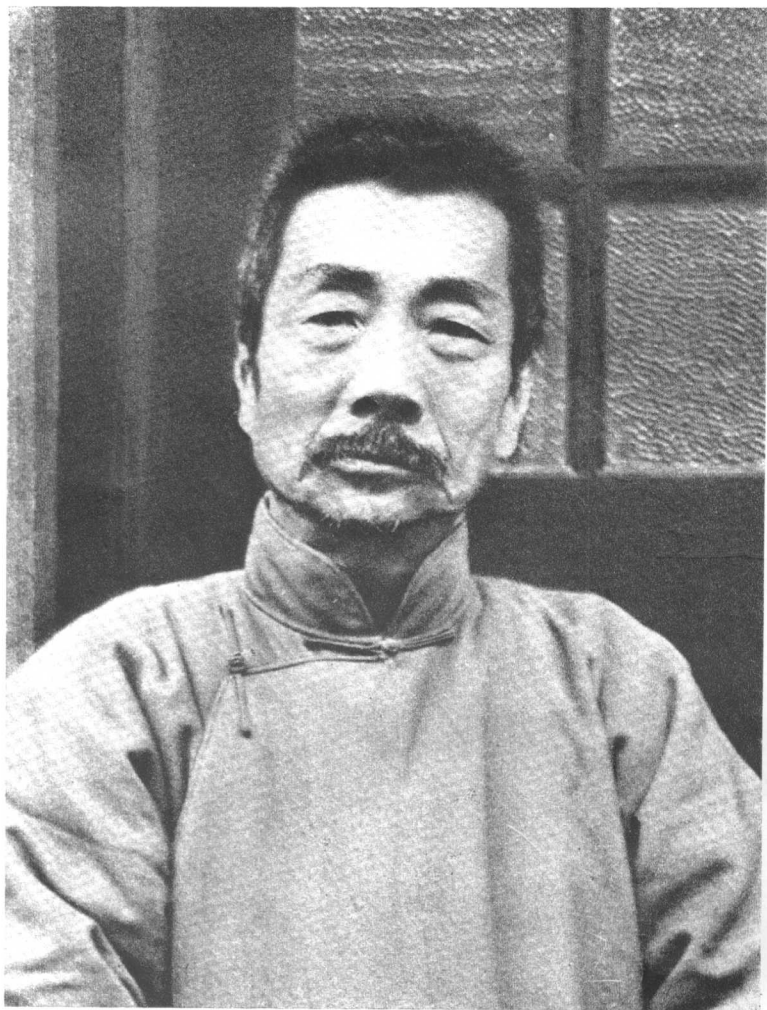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3000

书 号: ISBN 7-5387-1391-5/I·1354

定 价: 34.00 元



鲁迅像



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

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 后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



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

1904年摄于日本仙台 左起第一人为鲁迅



在北京世界语会

1922年5月23日摄于北京 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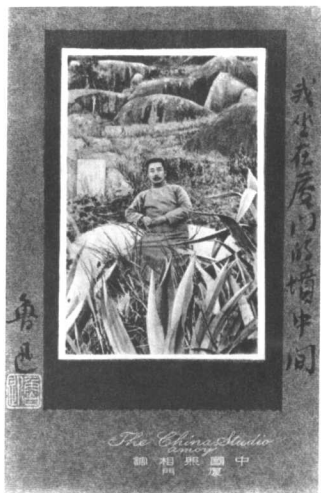
与许寿裳等合影

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鲁迅



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等合影

1923年4月15日摄于北京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鲁迅



“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”之一

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南普陀



鲁迅像



编完《前哨·纪念战死者专号》后的合影
1931年4月20日摄于上海



鲁迅与许广平、周作人合影

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欢迎
英国作家萧伯纳合影
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中山故居



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等合影
1934年8月29日摄于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



鲁迅自传 作于一九三五年

目 录

鲁迅小说

自 序	(1)
狂人日记	(6)
孔乙己	(15)
药	(19)
明 天	(27)
一件小事	(33)
头发的故事	(35)
风 波	(40)
故 乡	(47)
阿 Q 正传	(55)
端午节	(87)
白 光	(94)
兔和猫	(99)
鸭的喜剧	(103)
社 戏	(106)
祝 福	(114)
在酒楼上	(127)
肥 皂	(135)
长 明 灯	(144)
示 众	(153)
高老夫子	(158)
孤独者	(167)
伤 逝	(185)

弟 兄	(200)
离 婚	(209)
秋 夜	(218)
影的告别	(220)
求 乞 者	(222)
我的失恋	(224)
复 仇	(226)
复仇(其二)	(228)
希 望	(230)
雪	(232)
风 箏	(234)
好的故事	(236)
过 客	(238)
死 火	(243)
狗的驳诘	(245)
失掉的好地狱	(246)
墓 碣 文	(248)
颓败线的颤动	(249)
立 论	(252)
死 后	(253)
这样的战士	(257)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	(259)
腊 叶	(261)
淡淡的血痕中	(262)
一 觉	(264)
小 引	(266)
狗·猫·鼠	(268)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(276)
《二十四孝图》	(282)
五猖会	(289)

无 常	(293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(300)
父亲的病	(305)
琐 记	(310)
藤野先生	(318)

鲁迅杂文、散文

我之节烈观	(323)
随感录三十六	(330)
娜拉走后怎样	(340)
论雷峰塔的倒掉	(345)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	(347)
灯下漫笔	(351)
论“他妈的”	(357)
论睁了眼看	(360)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	(364)
长 城	(370)
无花的墙薇之二	(371)
纪念刘和珍君	(375)
小 杂 感	(379)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	(382)
上海文艺之一瞥	(386)
拿来主义	(395)

鲁迅诗歌

随感录四十一	(397)
随感录四十九	(399)

随感录五十九“圣武”	(401)
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	(403)
看镜有感	(404)
忽然想到(四)	(407)
战士和苍蝇	(409)
夏三虫	(410)
忽然想到(五)	(412)
春末闲谈	(415)
杂 感	(419)
导 师	(421)
忽然想到(七)	(423)
一点比喻	(425)
略论中国人的脸	(428)
可恶罪	(431)
文学和出汗	(432)
扁	(434)
铲共大观	(435)
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	(437)
习惯与改革	(438)
为了忘却的纪念	(440)
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	(448)
夜 颂	(451)
航空救国三愿	(453)
文章与题目	(455)
天上地下	(457)
经 验	(459)
谚 语	(461)
沙	(463)
秋夜纪游	(465)
爬 和 撞	(467)

“论语一年”	(469)
新秋杂识(二)	(473)
吃 教	(475)
喝 茶	(477)
世故三昧	(479)
忆韦素园君	(482)
忆刘半农君	(487)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	(490)
说“面子”	(492)
关于太炎	(495)
半夏小集	(498)
“这也是生活……”	(502)
死	(506)
莲蓬人	(510)
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韵	(511)
哀范君三章	(514)
惯于长夜	(518)
自 嘲	(520)
无 题	(522)
梦	(523)
爱之神	(524)
《而已集》题辞	(525)
所 闻	(527)
桃 花	(528)
宝塔诗	(529)
进兮歌	(530)
人 与 时	(531)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当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于的平地木^①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，我要到 N 进 K 学堂^② 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有用资，说是由我

① 平地木，即紫金牛。一种药用植物。

② 到 N 进 K 学堂，N 指南京。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。鲁迅 1898 年由绍兴至南京入南京水师学堂读书。

的自便；然而伊^①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^②，社会上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^③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^④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^⑤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^⑥里了，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^⑦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

① 伊，白话文运动初期用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。

② 清朝末年，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推行洋务运动，在国内举办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，并开设各类传授现代科技知识的学校。在这类学校读书泛称学洋务。

③ 格致，“格物致知”的略语，指穷究事物原理而总结为理性知识。清末讲西学者将之作物理、化学的总称。

④ 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，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著作。清末译成中文，前者为英国合信著，1851年出版，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本；后者为英国真司腾著，1879年出版，上海广学会刻本。

⑤ 日本维新，指日本明治年间(1868-1912)的维新运动。在此之前，部分日本学者大量输入西方科学技术和医学，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过积极影响。

⑥ 医学专门学校，指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，鲁迅在1904-1906年间曾在该校就读。

⑦ 日俄战争，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，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战争。

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即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啊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

了功,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^①里有三间屋,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,现在槐树已经高不过攀了,而这屋还没有人住;许多年,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^②。客中少有人来,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,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,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,蚊子多了,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,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,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^③,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,脱下长衫,对面坐下了,因为怕狗,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?”有一夜,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,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,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?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,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,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^④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,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,我想,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,但是说: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动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,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① S会馆,即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。鲁迅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住在这里。

② 钞古碑,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,常在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金石拓本。已出版影印本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三函

③ 金心异,即钱玄同(1887-1939),浙江吴兴人。1908年曾在东京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学。“五四”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,曾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之一。

④ 《新青年》,综合性月刊,“五四”时期提倡新文化的重要刊物,主编陈独秀。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（原刊1923年8月21日《晨报·文学旬刊》）